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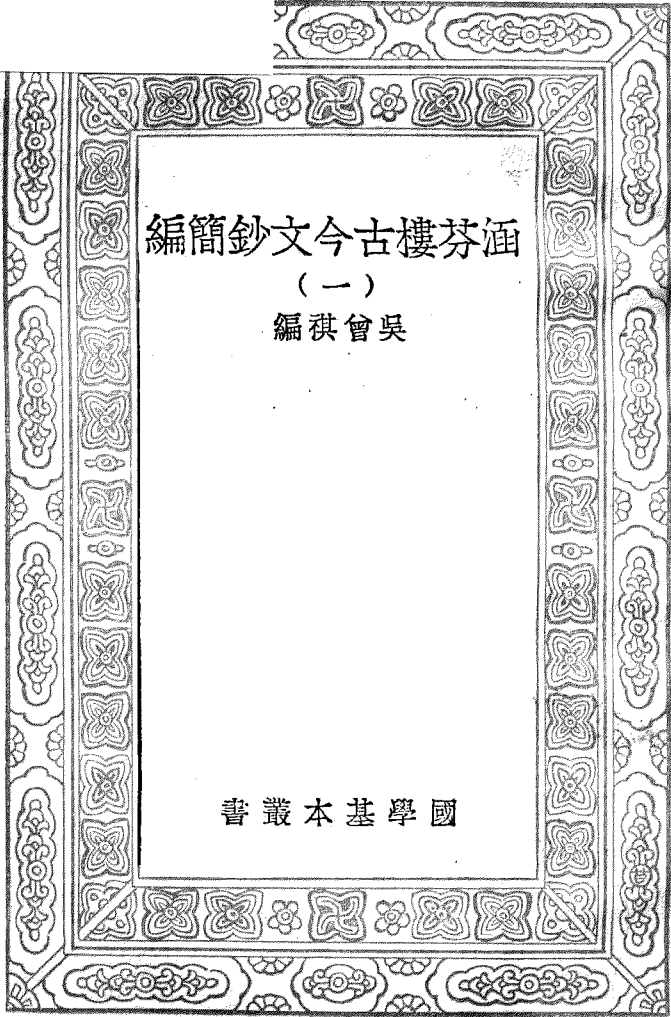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一)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一)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序

曩者余旅居滬上。嘗從友人之請。哀集生平所讀文字。益廣求耳目之所未及。合之得古今人所作將及萬篇。因仿桐城姚姬傳先生分類之法。又析爲子目。名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數年之中。海內文士頗稱其體製之善。購讀者甚衆。然猶有病其卷帙太繁。汗漫而不能卒業者。余乃復取舊書。重加選輯。蓋留者十之二三。去者十之七八。雖割愛者多。而大致已略具矣。或有規余者。謂子之書爲目。至二百餘種。而文止於數千。不旣嫌於陋矣乎。余謝之曰。天下之物。未有不積少而爲多。夫使人之所業。僅以是編而止。則誠陋矣。若以是爲一隅之反。則後之所學。舉可得而推焉。將今之所謂陋者。正有不陋者存。如子之言。未足以爲病也。客亦無以難。因識其語以質世之知文者。侯官吳曾祺序。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總目錄

論辨類第一 目二十四

論 設論 續論 廣論 駁 難 辨 義 議 說 策 程文 解釋 考 原 對問
書 喻 言 語 旨 訣 附錄

序跋類第二 目十七

序 後序 序錄 序略 表序 跋 引 書後 題後 題詞 讀 評 述 例言 疏
譜 附錄

奏議類第三 目二十八

奏 議 駁 議 諛 議 冊文 疏 上書 上言 章 書 表 賀表 謝表 降表 遺表
策 摺 劄子 啟 牋 對 封事 彈文 講義 狀 謨 露布 附錄

書牘類第四 目十四

書 上書 簡 札 帖 劄子 奏記 狀 牋 啟 親書 移 揭 附錄

贈序類第五 目五

序 壽序 引 說 附錄

詔令類第六 目三十六

詔 卽位詔 遺詔 令 遺令 諭 書 璽書 御札 敕 德音 口宣 策問 誥 告
詞 制 批答 教 冊文 諡冊 哀冊 赦文 檄 牒 符 九錫文 鐵券文 判 參
評 考語 勸農文 約 榜 示 審單 附錄

傳狀類第七 目十二

傳 家傳 小傳 別傳 外傳 補傳 行狀 合狀 述 事略 世家 實錄

碑誌類第八 目十六

碑 碑記 神道碑 碑陰 墓誌銘 墓誌 墓表 靈表 刻文 碣 銘 雜銘 雜誌

墓版文 題名 附錄

雜記類第九 目十二

記 後記 笏記 書事 紀 志 錄 序 題 述 經 附錄

箴銘類第十 目八

箴 銘 戒 訓 規 令 誥 附錄

頌贊類第十一 目五

頌 贊 雅 符命 樂語

辭賦類第十二 目八

賦 辭 騷 操 七 連珠 偈 附錄

哀祭類第十三 目二十八

告天文 告廟文 玉牒文 祭文 諭祭文 哀詞 弔文 誄 騷 祝 祝香文 上梁文
釋奠文 祈 謝 歎道文 齋詞 願文 醮辭 冠辭 祝嘏辭 賽文 贊饗文 告文
盟文 誓文 青詞 附錄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一冊目錄

卷一

論辨類

論上一

過秦論上買誼	一
過秦論中買誼	二
過秦論下買誼	四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small>司馬遷</small>	五
王命論 <small>班彪</small>	六
魏文帝典論論文	八
六代論 <small>曹冏</small>	九
博奕論 <small>韋曜</small>	一二
養生論 <small>嵇康</small>	一三
徙戎論 <small>江統</small>	一五

辯亡論上	陸機	一八
辯亡論下	陸機	二〇
五等論	陸機	二一
運命論	李康	二四
錢神論	魯褒	二七
崇有論	裴頠	二九
晉紀總論	干寶	三一
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論	范曄	三五
後漢書孔融傳論	范曄	三六
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論	范曄	三六
後漢書宦者傳論	范曄	三八
後漢書逸民傳序論	范曄	四〇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四一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四二
宋書恩倖傳論	沈約	四三
辯命論	劉峻	四四

爭臣論	韓愈	四七
封建論	柳宗元	四九
漢昭論	李德裕	五二
漢元論	李德裕	五二
三國論	李德裕	五三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五三
李陵論	白居易	五四
論相	杜牧	五五
守論	杜牧	五六
戰論	杜牧	五七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五九

卷二

論辨類

論上二

君臣論	徐鉉	六〇
-----	----	----

本論 歐陽修 六一

朋黨論 歐陽修 六三

縱囚論 歐陽修 六四

五代史吳越世家論 歐陽修 六五

五代史十國世家論 歐陽修 六五

五代史雜傳論 歐陽修 六六

葬論 司馬光 六六

管仲論 蘇洵 六七

易論 蘇洵 六九

樂論 蘇洵 七〇

詩論 蘇洵 七一

書論 蘇洵 七二

春秋論 蘇洵 七三

諫論上 蘇洵 七五

諫論下 蘇洵 七六

辨姦論 蘇洵 七七

禮論	王安石	七
唐論	曾鞏	七九
留侯論	蘇軾	八一
論始皇漢官李斯	蘇軾	八二
伊尹論	蘇軾	八三
荀卿論	蘇軾	八四
韓非論	蘇軾	八五
賈誼論	蘇軾	八六
鼂錯論	蘇軾	八八
范增論	蘇軾	八九
三國論	蘇轍	八九
六國論	蘇轍	九一
秦論一	蘇轍	九二
秦論二	蘇轍	九三
隋論	蘇轍	九四
李靖論	陳亮	九五

江淮表裏論	呂祖謙	九六
晉論上	呂祖謙	九八
晉論下	呂祖謙	〇〇
宋論上	呂祖謙	〇〇
宋論下	呂祖謙	〇二
魏論	呂祖謙	〇三
吳論	呂祖謙	〇四
齊論	呂祖謙	〇六
梁論上	呂祖謙	〇七
梁論下	呂祖謙	〇八
陳論	呂祖謙	〇九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一

論辨類

論上一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難。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鑊也。讎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王天下。是上

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

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

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簞。墜土刑。樗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其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以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靈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闢干天位者也。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鷓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窳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

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謔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闕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 罔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

邊相卹。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聘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謬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

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暨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

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轆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章 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

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王霸受道於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詔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雜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磁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

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炎。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際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旣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貧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

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遠。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敵。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敵。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心。狹。忿。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徒。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奔。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爲。

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以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

世於計爲長也。

辯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彘盡。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颯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讖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護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澣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堯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颯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玫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憂，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躄。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

而露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踟躕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論 陸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義。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闕。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疊。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闕經世之算乎。因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

沛之覺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闔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隳徙。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鉅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闕。整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

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聞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徙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於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

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閔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紉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

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錢神論 晉 裴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平市里。顧見蒸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旣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尙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大矣哉。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

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芻矣富人。哀哉。犖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云。錢無耳。可關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玉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王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適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饉太牢。未之踰也。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凌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姿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變。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

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讀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昧道以虧業。則沈溺之覺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于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人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于時。則

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

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

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甚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郇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

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繇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隱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躐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

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視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論 范曄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蠶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尙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尙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走，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賢，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鯨王之陳乎。

後漢書孔融傳論 范曄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學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懷懷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旣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尙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繁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大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後漢書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闈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氓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

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後漢書逸民傳序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絮。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沾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遭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致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尙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華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爲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訖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

不稜其勝否。卽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數百。若夫數公者。曷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宋書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駮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豨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冢。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闕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鉞鉞瘡痍。搆於牀笱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辯命論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饒讒譖。乍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

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囀頰頰。形之異也。朝秀長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

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與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岷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欲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藜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構杌。踵武於剪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糴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助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儷。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

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

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葭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揜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疎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推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

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冒利背義。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

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驅。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勿預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論相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守論井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銖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擊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崑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偏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

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闔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攝而和之。其欲混瀕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銖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多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井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峩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

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厥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涇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至如鏗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伴。恍惚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

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已。

春秋無賢臣論 孫 邵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於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蓋不誠然。於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也。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譏。譏。嚴。嚴。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旣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卷二

論辨類

論上二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臣人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旣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踏于京。厲流于處。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餼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

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於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於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慚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

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而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五代史吳越世家論 歐陽修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于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十國世家論 歐陽修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

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晏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贖，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晏之志不以亡漢爲警，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贖爲嗣，則贖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晏子也。晏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晏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晏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五代史雜傳論 歐陽修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櫛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

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惑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女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謂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

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趣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劫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知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知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

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地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下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願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業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不百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而已。去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遊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設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隱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夫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

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踣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切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切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舍木而不爲器。舍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唐論 曾 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

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可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末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

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爲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无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野草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

隱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論始皇漢宣李斯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軟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伊尹論 蘇 賦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於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荀卿論 蘇 賦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遊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賈誼論蘇賦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

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

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一 蘇轍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蹶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蠶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

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尙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蘇轍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旣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虛

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有所以取之矣。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脇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藉。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

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殆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夫天下甚輕。夫惟視夫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與。太王避狄於岐。商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李靖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閒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開。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堅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紆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十擊萬。閒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

也。惟善治戎者，爲能制之。惟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颯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陳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城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挾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擢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江淮表裏論 呂祉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春、合肥、蘄春，皆爲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

重疆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据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尙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穎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爲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

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僞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雖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爲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勢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荆襄而至於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彊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特淮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默集青齊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攻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敵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源也。譬之弈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閒。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邪。

晉論上 呂祖謙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爲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疆。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爲共主故也。以正統所繫。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句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游譚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爲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屬賢將而待可爲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旣內無政事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修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爲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二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疆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尙欲自彊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計之士今伐之是其厄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才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與作者必以孔明天遜之言爲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爲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聖

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爲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下 呂祖謙

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疆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將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爲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玄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閒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殘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爲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彊，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爲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讎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宋論上 呂祖謙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爲王。宋爲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彊之虜。前無橫陳。旁無堅城。逆河而上。開關而入。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孳。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會苻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失一也。宋武帝之不爲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爲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爲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爲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爲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聞據連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北伐元魏。非元嗣所能抗也。舉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埽慕容之餘燼。西翦赫連之遺種。以

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傅朱沈之徒爲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爲而不成。裕之施爲。旣不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爲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軍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旣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己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旣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爲深戒哉。

宋論下 呂祖謙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爲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埽國中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猶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彊。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

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氏南遷。褚裒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道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委以經略。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專恃舟楫。而修軍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爲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魏論 呂祖謙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彊。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爲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閒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飢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鬪攻取之勳也。故雖中國而流爲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盈致亂。況夷狄無上下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閒。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竊譬之夷狄鷺鳥也。去其利爪。而傅以鳳

皇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以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爲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吳論 呂祖謙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不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爲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爲彊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爲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爲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彊。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搃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門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艸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爲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繇力薄材之人。區區拊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實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彊。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言。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霸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

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效。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之掎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爲名。而曹丕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亦欲結己爲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有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沕。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歎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之既退。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尙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己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之出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卻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不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爲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宴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爲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爲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

嘗一日舍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爲百姓屈也與邢真爲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爲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危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爲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緝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常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亦必連衡而掎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爲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爲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效權之畫江爲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峻川限帝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爲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焉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齊論 呂祖謙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景爲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

寇皆有以爲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河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爲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爲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爲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呂祖謙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疆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已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收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橫市里，此豈弔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陳，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爲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步戰而少馬，慶之能慶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戰不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民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丘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觀焉。

梁論下 呂祖謙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君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忌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十三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各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彊秦之敵。摧之以致禍。梁民既無彊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彊者。勝如之何。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弼等赴之。固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遂景出之。則已傾其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奸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略無西魏之一二。何爲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奸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爲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則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宇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爲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致畜。遂捨鈐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爲閒。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

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豪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略制置。尙鑒茲哉。

陳論 呂祖謙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比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爲控搃。豈秦關劍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爲戰地。荆楚控搃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以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恃洪流。以爲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旣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也。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旣死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闊步高視。東攻二淞。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彊焉。及淮南爲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與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旣有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爲守江之論也。

